旁白:

从查理苏家回来的第二天,是我这段时间难得能够正常休息的休息日,终于可以睡个懒觉。

迷迷糊糊梦见查理苏出门了，临走前还蹲在我床边，说未婚妻，我要去上班了。

我告诉他，早点回来，今天我们还能出去吃那家粤菜。他却笑着回答，说今天恐怕不行。

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,打开手机，一连串消息弹出来。

查理苏短信:

未婚妻，我今天排了值班，晚上不回来睡了。

旁白:

刚才的场景，好像不是梦……我往后翻，下一条消息是一小时前发来的。

查理苏短信:

刚才我同事说，她丈夫会过来一块儿吃午饭，就不和我们吃盒饭了。

旁白:

再下一条，是半小时前。

查理苏短信:

别误会，查医生一点也不羡慕。

对了，最近老何教了我个成语，叫礼尚什么什么的，很有意思。

旁白:

还配了个表情包，是戴着墨镜的小鸟正在努力地工作，一副心无旁骛的样子。

我忍不住笑了，想起这个人又是爱心便当，又是奶茶,隆重得不得了，我确实应该礼尚什么什么一下。

我的短信:

知道啦，一会儿见。

旁白:

这条消息查理苏没有回，想必是在忙。

不自觉地又想到昨天，他说起弟弟的任性，并不悲伤，反而有种怀念的神态。

我翻身下床，去那家米其林餐厅打包肠粉，据理力争之下仍被拒绝，只好重新找了一家在街

坊间口碑破表的老店。

到医院时,恰好是午休时间。家属坐在走廊上吃饭，吃得又快又急，医生的餐盒被遗落在窗台，也只有匆忙动过几口的痕迹。

烧伤科办公室，我从窗口看去，大部分医生都不在,查理苏正伏案写着什么，面前坐着一位老人。

片刻，老人从他手中取回病历本，又感谢查医生愿意给没有号的病人看病，查理苏眨眨眼睛，做了个嘘的手势。

等老人走了，他又取出一沓装订好的单据，翻阅起来。我敲了敲门。

查理苏:

请进，几号?

我:

没有号，可以找查医生看病吗?

查理苏:

如果你是查医生的未婚妻，随时可以。

旁白:

语调很严肃，抬起头来时，查理苏的脸上却分明是惊喜的表情。惊喜过了，他又一撇嘴，很委屈的样子。

查理苏:

好饿。

我:

怎么不先吃点东西?

就算是医院规章，也不会规定医生要饿着肚子给病人看病吧。

查理苏:

规章怎样,和病人需要医生不矛盾。

更何况，我还要留着肚子，吃你带来的大餐。

旁白:

我只想了一想他的话，冷不防手里的饭盒就被拿走了，查理苏笑得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小孩子。

他揭开盖子，看见内容物,笑容有一时的凝滞。我心里忐忑起来，该不会他对于路边摊的选择，其实有相当严格的标准。

我:

本来想去打包那家米其林的，结果……不过这家据说也很好!

虽说可能和你想象的大餐不太沾边……

查理苏:

我想象的大餐就是路边买的，塑料盒子装的，用一次性筷子吃的肠粉。

就像未婚妻幻想中的另一半，就是——

旁白:

我真是想多了!眼看他要说出更加不得了的话，我赶紧夹了块肠粉放进他的嘴里。

何医生就在这时走了进来,见我们都在，笑着向我们挥了挥手。

何医生:

Charlie，未婚妻，你们都在真是太好了。

旁白:

他笑呵呵地向我们走来，看到桌上的肠粉时，露出了惊讶的神情。

何医生:

误?你不是从来都不吃肠粉的吗?

旁白:

我愣住了，查理苏竟然从来不吃吗?

情不自禁地把他面前的饭盒，往我这里挪了挪。

查理苏又将它拖了回去，路途上，还很不满似的，轻按了一下我的手。

查理苏:

谁说我从来不吃，我是只在特殊的日子吃。

旁白:

他转过头，望着我笑,眼中像是有条水晶般的河流,流过我们的这些天。

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因为昨天，前天，还有过往的许多天，都是特殊的日子。

一天天累积成今日，他分享了我的不忿,而我分享了他的秘密。

何医生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我们，看到最后却也笑了,就像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。

查理苏脱掉白大褂，几口吃完了肠粉，抬头看向老何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找我有事吗?

旁白:

何医生却露出了有些局促的表情。

何医生:

有个事要麻烦你一下……

旁白:

我和查理苏跟着何医生走出了办公室的门。经过他支支吾吾的解释，我们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何医生的妻子住院要做个手术，但她不想搭理何医生，于是何医生不得不来找查理苏帮忙，查理苏自然是一口应下。

我们来到何医生妻子的病房，见我们一起过来，病床上的女士瞪了何医生一眼。

何婶:

走开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婆吗?我看你根本就不在乎我。

何医生:

这话说的，你是我老婆，什么能比你重要!

旁白:

何婶不接他的话!一眼看到了他身后的查理苏。

何婶:

Charlie，来来来，到何婶这儿来。

咱们不理他。

你可不能学他，把工作当成全部，要工作生活平衡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露出欣慰的笑容，查理苏从善如流地揽住我。

查理苏:

她要是肯答应嫁给我，我现在就辞职回家。

旁白:

他做出一脸沉迷的表情，歪过头，和我脑袋碰着脑袋。何婶大笑，心情比刚才好了不少。

知道他是在逗何婶开心，我还是忍不住用手肘撞撞他，压低了声音。

我:

你辞职了难道我养你吗?

查理苏:

未婚妻你又忘了，我有的是钱。

旁白:

病房里的气氛松快起来，查理苏这才俯下身，对着病历，询问何婶的身体感受。

我找到被何婶嫌弃，只能站在病房一角的何医生，压低了声音。

我:

何医生，我可以问你件事情吗?

旁白:

一件与查理苏有关，我却直觉感到，不应该去问查理苏的事情。

我:

查理苏的双胞胎弟弟,他是怎么——

旁白:

何医生转头看向我，他沉默了片刻,眼神中似是闪烁着什么复杂的情绪。最后他还是开了口。

何医生:

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

那个孩子很可怜，遭遇了一场不幸的意外。不久后，他们家就出国了。

旁白:

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外呢?我忍不住想要继续追问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医生慌慌张张向我们跑来，嘴里喊着什么。

我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下午2∶36分。光启第一人民医院启动了群体伤急诊应急处置措施。

就在刚刚,从埃尔海湾启航的一艘小型游轮发生爆炸，送至第一人民医院的伤员多达三十余人,各科室医生都被调用，紧急参与抢救。

事故原因,据称是掌舵的驾驶员报告码头,航线上出现巨大建筑阴影，需要紧急转向，却在操作转向时失去了对轮船的控制，撞上山崖。

我跟在查理苏与何医生后面，一路疾奔至急诊外科。

并不宽敞的地方挤满了病床与伤员，重症的几位病人倒在病床上，身体的一部分都变得焦黑，而轻伤患者也或多或少有所烧伤。

急诊室中到处都是惨烈的呻吟与哭嚎,而一辆又一辆满载伤员的救护车还在向着大门驶来。

护士:

何医生，查医生，这是我们临时整理的重症伤员信息。

旁白:

护士长递过来一张手写的表格，语速飞快地向何医生汇报起来。

护士:

情况最严重的是驾驶员师傅，他一直昏迷不醒，同样比较严重的是一位孕妇，这两位都需要尽快手术。

旁白:

曾与我打过照面的付医生，还有两名年轻医生也赶到了现场。

查理苏让出一点空间,方便他们站过来听指示。

何医生又与护士长确认了几项情况，转头看向那三人。

何医生:

小许、小刘，你们把轻伤病人引导到咱们科的诊室，照顾好他们。

旁白:

付医生经验更为丰富，被派去协助病人的检诊分类，并协助实施救治工作。

何医生看向查理苏，有些犹豫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查理苏仍然背着停刀的处分。

查理苏:

让我上手术，现在不是遵守规定的时候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声音很沉,仿佛他不是在说“让我”，而是在说，我要。

何医生不再多做纠结，咬牙点了点头，查理苏看向我，我在他之前开口。

我:

我去你办公室等你,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随时都可以叫我。

旁白:

我知道，普通人在这样的生死之境，能够起到的作用几近于无，最重要的是不成为负担。

查理苏:

你再这样为我着想，我真的要考虑辞职了。

我:

胡说什么呢。

旁白:

他笑了笑，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握紧，又松开，仿佛是在演练着什么。

查理苏:

走吧，这段路我们还是一起的。

旁白:

路上，查理苏不再玩笑，跟上前面的何医生，专注地看着手中记录分诊情况的表格。

只是一边看，他一边喃喃念出声。我知道他说话总是很算话，他说一起走，便不会把我排除在外。

快到消毒间时，前方一片争执声传来，有个男人站在人群中央，斩钉截铁的语调在此刻尤其突兀。

???:

现场没有专家能做手术吗?局长特别交代了，他要最好的医生。

???:

我们会尽力安排，但你也看到刚才送进来大批伤患，我们的医生都去——

???:

尽力?院长，我们是信任你才把孩子送过来，孰轻孰重你心里有数的吧。

旁白:

男人的电话响了，他愈发正色，嘴里连喊了几声局长。

那头的人大概是说了什么，片刻,电话被移交到被称为院长的人手中。

院长先是诉说情况，不到两句话便被打断，随后只有几声紧绷的“嗯”。他挂了电话，与我们一行人对上了视线。

院长:

查医生，查医生等一下。

有个非常紧急的手术，这是病历单，你准备一下。

旁白:

刚才的男人领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过来。

查理苏:

院长，我现在被停刀，你忘了吗?

院长:

你的处罚现在结束，赶快去准备。

旁白:

中年男子警了查理苏一眼，转而拉住了院长，眉头微皱。

???:

蔡院长，你安排一个被处分的医生来给我儿子做手术……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?

旁白:

男人看着查理苏的眼神充满了轻蔑，查理苏刚想开口，却被院长抢了先。

院长:

王局，查医生是我们的外聘专家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他也是国内烧伤科最好的医生。

旁白:

查理苏笑了一声，蔡院长严肃地看着他。

院长:

至于停刀——那是因为查医生还不了解国内的规章制度，但这不影响他的手术。

旁白:

男人将信将疑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院长转向查理苏和何医生。

院长:

这是我们市卫生局的王局长，王局的儿子刚才恰好就在出事游轮附近。

需要立刻安排手术，麻烦查医生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和何医生对视一眼，之前我听说过第一人民医院正在评级的事情，现在看来，恐怕局长的手中掌握着医院评级的一部分权力。

查理苏接过单子，看了下上面记录的伤情。

查理苏:

他不需要手术，常规清理一下创口即可。

旁白:

局长立即扬起眉毛。

院长:

他都烧伤这么一大块了!必须得做清创手术，不然万一发生细菌感染怎么办?

旁白:

查理苏转头看了一眼病床上仍然昏迷不醒的患者们，和何医生继续往手术室赶。

查理苏:

目前手术资源紧张，危重患者需要及时抢救。

轻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做手术。你要是实在想做，等我们开完刀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皱了皱眉，示意他们挡住了通往消毒室的路，院长没有让步，神态恳切，甚至有些哀求的意味。

院长:

查理苏，我们医院接下来的评级还要靠王局帮忙，手术室那边有何医生，你留下。

虽然你是外聘专家，但我们医院评级上去了，对你也有好处。

旁白:

查理苏站定，回头看了一眼正在打电话的王局长，吐出的每个字都无比清晰。

查理苏:

我们现在有生命攸关的病患，让他排队。

天王老子来了都得排队。

旁白:

他的话音刚落，王局长大步走来，脸上是压抑着的怒火。

局长:

你在这里傲气什么?难道别人的命能比我儿子高贵?

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必须给他做手术，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，我绝对告你。

旁白:

查理苏轻笑一声。

查理苏:

你儿子的命不比任何人高贵。

旁白:

他不再看那位暴跳如雷的局长一眼，推开他身后的走廊门，双手插进白大街的口袋里，径自离开。

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犹豫了一下，追上去。

余光瞥到身后，院长似乎已经放弃了劝说查理苏，转而去向何医生交代。何医生回答了什么，额头渗出细汗。

我:

查理苏，等一等。

何医生，他看起来也不愿意放弃手术室里的危重病人。

如果你走了的话——

旁白:

查理苏的背影顿了顿,我想，他一定明白我没有说出口的话。现在这里只有两名能做手术的医生。

如果何医生答应了王局长的要求,必定有一位危重病人得不到救治，而如果何医生不答应，他便会代替查理苏，承受院长和局长的施压。

查理苏:

谢谢你未婚妻。

旁白:

我的身边再次掠过一片带风的衣角。一只大手将我的头发揉乱了。

走廊上的门再一次被“砰”地推开了。

在所有人讶异的注视之下，查理苏走了进来。

他的神情不再像先前那样充满了冷嘲热讽，而是一脸严肃地看向那位局长。

查理苏:

我是烧伤科最权威的专家，我答应给你儿子做手术。

旁白:

局长的神情混合了不屑与喜悦，他正想开口,却被查理苏堵了回去。

查理苏:

但是，必须排到其他人的手术之后。

旁白:

查理苏欣赏着西装革履的男人骤然暴怒的神情，泰然自若地加了一句。

查理苏:

这不是因为你的权力，而是因为我是个医生。